

小马哥

傳奇

之二、鬼城傳奇



7.58
1.2

牧野武俠作品集

内容简介

受金啸天之请，铁拳小马与好友常剥皮赴丰都鬼城救援被劫的金氏母女。适值鬼城内乱，阴司鬼判篡位，倒行逆施，无恶不作。小马在老鬼王之妹梁美美姐妹帮助下，大闹地狱鬼城，杀阴司鬼判，败地藏王，救出了金氏母女。

目 录

- 一 丰都鬼城 (1)
- 二 阴司鬼判 (26)
- 三 铁拳镇邪 (51)
- 四 鬼域惊魂 (75)
- 五 节外生枝 (99)
- 六 地藏菩萨 (121)
- 七 鬼判丧魂 (145)
- 八 人鬼争雄 (166)

一 丰都鬼城

江湖中关于小马哥的传说很多。

有的传说似乎已经像神话，有人说他，“钢拳铁胆，永远打不死”，有人说他：“进入地狱像串门子，连阎王都怕他。”

有人喜欢他，佩服他，当然也有人恨他入骨，但真正见过他的人已没有几个，真正能了解他的人就更少了。

不过江湖上谁都知道，小马哥最喜欢二样东西，酒跟女人。

他喜欢喝酒，也常常喝醉。但越醉越清醒，打起架来，更有精神。

他喜欢女人，但是却非常尊敬女人。

他嫉恶如仇，出拳必定伤人。

但他也义薄云天，为了朋友，也常常不顾自己的生死。就因为这样的个性他的仇人永远比朋友多。

不过他的仇人虽多，敢找他麻烦的，却没有几个，因为要找小马哥麻烦，先得估量自己能不能挡他一记铁拳。

他也喜欢神秘冒险的事情，所以虽然聪明绝顶，却常常干傻事。

他不像君子，也不像小人，他的拳头比石头还硬，因为他在狼山上发过威，江湖上盛传一时。提到“狼山拳头”，就知道小马。

江湖中人也都知道愤怒的小马，发脾气火爆得不可收拾，不过现在都称他为“小马哥”，表示亲昵，只有常剥皮喜欢叫他“小莽骡”。

小马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他这一生实在糗事一箩筐，传奇也不少。

也许就因为他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总会遇上一些与众不同的人，发生一些常人想像不到的事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现在小马哥又到了太白酒坊里，一个人独占一张桌子，要了一坛上好的女儿红，在喝闷酒。

狼山走一趟，遇上了蓝兰，心里有些落寞？更想着儿时的玩伴单小琳。心里不但苦，也有点发闷。

女儿红一坛又一坛，酒坊里别的酒客看到他喝酒像在喝矿泉水，一杯又一杯，看得眼睛发直。奇怪他怎么不会醉得倒下去。

小马哥却越喝心越苦，恨不得找个人打一架。

其实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忽然发觉身旁似乎多了一个人。

不过小马哥并没有抬起头来看一眼，只是舌头打结地道：“少来烦我，老子喝酒的时候，不喜欢人打扰。”

那人笑道：“小的知道一个人喝闷酒的滋味，所以专程来请你老去开开心。而且这里的酒帐我请客，开心也不必花你一分钱。”

小马哥这才抬起头来看看站在身边的人。

这人戴着一顶员外帽，一件织棉缎的袍子，四十多岁年纪，小马哥认识他，正是街上云仙坊的老板左撇子。

云仙坊是镇上的高级妓院，左撇子当然不姓左，只是他习惯用左手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左撇子，真名反而忘在九霄云外去了。

小马冷冷道：“你是叫我到你那去开心？”

左撇子一向知道小马最看不起他，尤其他现在眼布红丝，满口酒味，说不定会吃记铁拳，自己一定满地找牙，益发小心翼翼地陪笑道：“小马哥，云仙坊那种烂地方，怎敢接待你，我是奉金九爷之托，来请你上金家庄开开心心的。”

小马倒是一怔！

镇外金家庄的金员外金嘴天不但是本镇首富，而且一柄九环刀，在江湖上也算赫赫有名，为人也极为豪爽，算得上个人物。

不过小马平日很少跟有钱的大爷来往，所以对金员外

只是神交，素无来往。

他以为自己耳朵错了，问道：“你说的是镇东金家庄金啸天？”

左撇子连连点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

小马又问道：“金家庄有什么好开心的。”

左撇子道：“金九爷已经为你准备了一条松花江上的四腮鲈鱼，一鱼三吃，还为你小马哥开了一坛窖藏三十年的白雪杏花酒，就等你去品尝。”

金九爷的饮食品酒是闻名遐尔的，小马的心不禁有点动了。

不过他还有怀疑，又问道：“他干嘛要找我去吃吃喝喝？这也算得上是开心？”

左撇子忙道：“九爷请你小马哥吃喝，却是为了讲个故事给你小马哥听，而且九爷说，这故事你非听不可，而且一定有兴趣。”

小马哈哈点道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还要听故事，你知道是什么故事？”

左撇子道：“那我就知道了，九爷对这个故事好像很神秘，我问过他，他不肯说。”

小马对神秘的事，一向有兴趣，觉得一个人喝闷酒，也实在没有意思，于是道：“好，我跟你走。”

左撇子大喜道：“九爷说我一定请不动你，你小马哥竟肯答应，是小的光荣，小的也算对九爷交了差，轿子就在外面等着。”

小马踉跄站起来道：“少噜嗦，我不坐轿，我走路，这儿的帐你先付一付。”

“是！是！是！”左撇子忙掏银子付帐，陪着小马出了酒坊。



小马一进金家庄，金嘴天穿着一身宝蓝大袍，就降阶而迎。

“能得小马哥光临，金某不胜荣幸，后厅酒菜已经上桌，快请？”

小马做事一向干脆，不拘小节。

他也不客套，随着金嘴天进入后厅，坐了上桌，果见满桌佳肴，那条红烧鲈鱼的香味，与杯里的酒味，使得他欣然道：“好酒、好鱼。”

金嘴天与他对面而坐，摒退了家丁，举杯道：“小马哥，金某先敬一杯，你再尝尝鲈鱼的滋味。”

酒如雪，一颗红杏在杯底浮动，就凭这款色香味，小马毫不客气的举杯一饮而尽。

香醇的酒味，入口化成一股热气，顺喉而下，不由赞道：“果然好酒，太白酒坊的酒跟这一比，就像白开水。”

金嘴天笑了，道：“鱼要趁热吃。”

小马举筷挟了一块鱼，入口即化，鲜嫩无比，不由连吃三块，边吃边点头。

金啸天一直笑咪咪的望着他，等他停箸，才道：“久仰大名，素昧生平，今日一见，你果然是个豪爽汉子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”

小马又是一杯下肚，这才问道：“听说你有个故事，要讲给我听，现在就请你说来听听。”

金啸天笑了笑道：“好。”

他的脸色一整，上身倾前，低声道：“小马哥，你信不信世上有鬼？”

小马酒酣耳热，哈哈笑道：“神鬼之事，可信可不信，九爷你怎么提起这种事？”

金啸天道：“因为这种鬼事，却让我碰上了。”

小马看他一本正经，愁眉不展，不像在开玩笑，顿时一怔道：“你是说这里有鬼？”

道：“不是庄内，是在四川丰都城。”

小马哈哈笑道：“四川丰都离此三百里，虽是有名的么城，但这也不过是项传说，金爷人在这里，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金啸天道：“我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拙荆与女儿身上，她们平日热衷烧香拜佛，听说丰都十殿阎王最近建醮祭祀，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法会，所以拙荆与女儿也就去烧香祭拜，哪知跟随的家丁侍女昨天兼程赶回来，说拙荆与小女在祭拜当天的晚上，被鬼魂摄去了……”

小马笑道：“九爷，你有没有仇家？说不定是江湖上的仇家扮鬼故事搞的玄虚，抓了你的妻女，要想报复。”

金啸天道：“这当然有可能，我也想过，不过据家丁侍

女一再肯定，的确是被鬼抓去的，听说祭拜回客栈时，路很黑，他们突然看到两个白脸孔在半空中晃荡，接着一阵阴风，拙荆与小女就不见了，他们吓得尿水直流，连夜赶了回来，向我报告，我不能不信。”

小马又喝了一杯酒，舌头已经打结道：“这故事的确有点诡异，但是你为什么专门找我，讲给我听？而不找别人？”

金啸天叹息一声道：“我的心很乱，也很急，也没有时间再去找别人，想来想去，附近只有你小马哥颇讲道义，所以……”

小马接口道：“所以想请我跑一趟，查查到底有没有鬼？替你把妻女救回来？”

金啸天抱拳道：“我只想请你陪我去，好歹有人打接应，我也知道平日你我素无交情，这种要求太唐突，只是我也知道你小马哥一向喜打抱不平，也见义勇为，所以才专诚相邀，自然金某也愿略备薄酬。”

说到这里拊拳一击，只见一名家丁抱着一只红木小箱子进来，当场掀起箱盖，里面竟是满满的金元宝。

只见金啸天道：“五百两金子，还望笑纳。”

小马这时倒爽快，道：“好，我去。”

说完这三个字，他已趴在桌上，就已醉得睡着了。

如果他清醒，他是不会去的，因为流年命批上已暗示他要避开到鬼城丰都与鬼打交道。

其实他早已有点醉了，再加上白雪红杏酒太醇太烈，喝多了，自然会醉，他一直勉强支撑着，此刻他却已无法再

撑下去了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小马醒来的时候，是睡在自己屋子里的床上。

时间已是第二天中午。

他揉着眼睛，觉得头痛，从床上坐起来，想找杯水喝，一眼就看到桌上摆着一只很考究的红木小箱子。

这是哪里来的？

他已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。

过去打开一看，顿见金光耀眼，竟是一箱金子。

他把昨天的事早已忘了，正愕然思索，自己怎会有这笔横财，好像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
正在迷迷糊糊，外面却有人在敲门。

“谁啊！门没闩，你自己不会进来嘛？”小马嚷嚷着。

门立刻被推开了，进来一个青衣小帽的家丁，对小马九十度弯腰施礼道：“小的奉家主人来请大爷的，家主人已备妥车马，问大爷是不是立刻起程？”

小马摇摇还没清醒的头脑道：“起程？我并不想去哪里啊，你家主人又是谁？”

家丁陪笑道：“小的是金家庄的奴仆，马爷昨天下午跟我家大爷喝了一下午的酒，马爷莫非忘了？”

“啊！”小马拍拍额头道：“我觉得好像有这么回事，莫非这箱金子也是你家九爷送的？”

家丁含笑道：“正是。”

小马道：“但是要去哪里，我忘了。”

家丁道：“去丰都鬼城抓鬼，救夫人小姐。”

小马愕然道：“我又不是法师，怎么会抓鬼，抓鬼应该找和尚道士才对。”

家丁怔了怔道：“可是，可是大爷你已经一口答应，陪我家主人去……”

小马这时才感到有点后悔。

昨天是不是酒喝多了，怎会答应这种荒谬的事？

家丁又道：“假如马爷后悔了，不肯去，我家主人说也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家主人说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金家庄就烦马爷照顾了。”

小马一听头大了，一哼道：“我有说不去吗？”

家丁忙道：“马爷的确没说。”

小马道：“我去见你们九爷，但是你还得跑一趟太白酒坊。”

家丁大喜道：“小的听吩！”

小马道：“你等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人，他姓常，别人都叫他常剥皮，你说我就在金家庄里等他。”

家丁道：“我立刻去。”

于是小马洗了个脸，抱着那只金元宝箱子，大步向金家庄走去。



金家庄门口车马齐备，金啸天一袭蓝色英雄装，收扎利落，背上还扎了一把九环刀，正在等候。

他一见小马果然来了，快步迎上道：“小马哥，你够意思，请！上车启程吧！”

小马目光一瞄，马夫随从一大堆，不由讪笑道：“九爷，你这是干嘛？出门访客摆谱吗？”

金啸天一怔道：“多几个人差遣，总是好的。”

小马道：“这是去抓鬼，你要带人，就去道士庙里请几位法师，还比这些人强得多。”

金啸天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

小马道：“只留下马夫，其他人请他们回庄吧！免得还要照顾他们。”

金啸天只能苦笑，回头挥挥手道：“留下阿强，其他回庄好好看守门户。”

那些家仆巴不得有这句话，立刻纷纷回庄。

金啸天道：“小马哥，现在可以起程了吧！”

小马道：“不能。”

金啸天道：“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小马道：“我在等个朋友。”

金啸天道：“谁？”

小马道：“常剥皮。”

金啸天欣然道：“这个人值得等。”

小马瞄了他一眼道：“什么叫值得等？”

金啸天道：“因为他是你朋友，而且我久仰他的大名。”
这是一记马屁，果然使小马很舒服。

他刚才的傲劲也收敛了不少，道：“常剥皮经常出门，他对江湖上的行情比较熟，我要听听他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。”

金啸天道：“是，是，多个人的意见参考参考，总是比较好的。”

但是两个人在庄门口站着等，竟等到了太阳快下山了，才见有一大群人急匆匆地走来。

金啸天早已急得头上在冒油，只是不好意思催而已。

此刻一见那群人，领头的正是他的家丁，后面还有两个汉子抬了一副门板，旁边还跟着太白酒坊的老板胡大娘。

金啸天失声到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金二、金三。”

那家丁急冲几步，急急走近道：“马大爷，你的朋友被人揍得七晕八素，现在躺在门板上，小的看别说到去丰都，连站也站不起来了。”

金啸天愕然望着小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小马也怔了一怔！

常剥皮一身武功，会被人揍成这样子，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

门板已抬到面前，常剥皮果然瘫在担架上，不但一身酒臭，而且鼻青脸肿，旁边的胡大娘已经在娇声娇气地道：

“你朋友把我酒坊打得稀里哗啦，差点连房子都坍下来，叫我怎么做生意，靠什么过活呀？”

小马看了看门板上，在哼哼的常剥皮，问胡大娘道：“你告诉我，怎么打起来的？”

胡大娘道：“今天生意好，桌子都坐满了，他一人占了一张桌子，别的客人进来要跟他并桌子一起坐，他开口就骂人，于是就打了起来。那批人比较多，四五个揍他一个，他一翻桌子，波及别的桌子，于是变作十几个揍他一个，他怎么会不吃亏。”

小马听完又对家丁道：“我不是要你等他一到就传话吗？”

家丁苦笑道：“我说啦！他说先要喝个痛快再走，小的只能站在桌边等，哪知道又来了一帮人，就开始干上了，小的只能躲在一旁，等他们打完，才请人把他抬来。”

小马听完二话不说，打开木箱，就拿了五锭金元宝给胡大娘，道：“够不够？”

胡大娘立刻眼珠子发亮道：“够了够了，我知道小马哥是大少爷派头，讲道理出手大方，谢谢！”谢谢说完拿了银子就走了。

小马又取了一锭金元宝，摔给两个抬门板的汉子，道：“拿去喝酒，你们请回吧！”

二名汉子欢天喜地，连连道谢而去。

金啸天此刻才叹道：“这位常兄是不是先替他疗伤？我看今天是走不了了。”

小马道：“疗他妈的头，今天非走不可。”

金嘴天方自一怔，小马已走到门板边道：“常剥皮，你他妈的别装蒜了，给我站起来。”

常剥皮哼哼唧唧地道：“我浑身是伤，怎么起来啊！”

小马哈哈笑道：“你这套把戏，要给别人看还能唬住人，在我面前，就像麻姑端蟠桃，献你妈的丑，门儿也没有。”

常剥皮果然跳起来，嚷嚷道：“我知道你找我，一定没有好事，上一次狼山，差点没命回来，现在你又要叫我去哪儿？”

小马笑道：“九爷，你看吧！我知道他在装蒜。”

金嘴天抱拳道：“常老大，我早已久仰了。”

常剥皮一哼道：“你不必久仰，我……”

他下面的话没有说下去，因为小马已打开箱盖，满箱的金锭，映着夕阳，闪闪生光，看得常剥皮发愣，眼睛都花了。

小马道：“找你发财，你难道不想要？”

常剥皮笑道：“都是我的？”

小马道：“别贪心，你的只有一半，还有一半是我的，刚才赔出去的照扣。”

常剥皮叹道：“你反正知道我的毛病，说吧！去哪里？”

小马道：“时间不早，上车再谈。”

三人终于上了车，马夫急抽一鞭，等了一个下午，总算起程了。

金嘴天忍不住道：“常老大，你的伤要不要紧？”

常剥皮一哼道：“死不了人的，我是甘心挨打，想摆脱这条笨骡，结果还是被抬了来。”

小马道：“我是看你酒钱快没有了，帮你赚几文，你若嫌多，我统收。”

常剥皮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要，不要白不要，不过去哪里？干什么？你总要说清楚。”

小马道：“去四川丰都抓鬼。”

常剥皮神色一变，道：“说真鬼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假鬼，丰都鬼城倒是有一个，这个鬼，比真鬼还可怕。”

小马道：“是哪个鬼？”

常剥皮道：“铁面鬼王沙黑心，这老鬼不但武功高，来去如风，而且最嗜吃人心，你们是不是惹上了他？”

金嘴天忙道：“不不不，我也听过江湖上有这号人物，不过后来没有过节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他没有理由抓我的妻女。”

常剥皮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金嘴天于是又把妻女烧香的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。

常剥皮听完，道：“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？”

小马道：“世上的事，本来很难说，反正这件事比上次狼山的事来得神秘，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有兴趣。”

常剥皮冷冷道：“我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听到鬼，我就想到鬼王，一提到鬼王，我头就大。你们该到庙里去找和尚道士才对。”

小马道：“到了鬼城，你秃头子好做和尚，我做道士，